

安居 古城

ANJU
GUCHENG

(修订本)

李明忠 / 著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安居 古城



ANJU
GUCHENG
(修订本)

李明忠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居古城/李明忠著. —修订本.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229-13665-9

I. ①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9597号

安居古城(修订本)

ANJU GUCHENG(XIUDINGBEN)

李明忠 著

书名题字:何应辉

责任编辑:杨 耘

责任校对:刘 艳 陈 琨

装帧设计: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6.25 字数:380千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665-9

定价:6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旗袍	003
许舵爷	038
民歌	060
裤子	074
龙凤呈祥	098
约法三章	131
忧乐课堂	140
书生意气	155
学潮	166
盟誓	179
风波	188
婚礼	231
春风化雨	258
别亦难	278

第二部

捷报	295
悲喜相续	324

凝铁村的幸福生活	344
悲莫悲兮生离别	359
龙兵降	375
化作春泥更护花	381
鱼龙之舞	396
黄雀在后	420
金子	439
抚恤金	468
重逢的枪声	486
拐点	495
梦里安居	523
芦花飞雪	544

尾声

上下求索	557
------	-----

第一部

DIYIBU

愈戰愈
強

旗袍

安居的春天是鸟儿叫醒的。

这是一只叫早的鸟，天才麻麻亮，它就毛起叫，催促人们赶快起床。初春的早晨浓雾弥漫，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风吹在脸上，像一把刀在割，痛得人龇牙咧嘴，所以，在热被窝头蜷起是最大的享受。冷天是贪欢和懒散の帮凶，夫妻可以尽兴快活，一泡尿憋了一夜憋得尿泡就要胀破了，轻松以后，钻进被窝，继续男欢女爱的游戏也没人笑话。叫早鸟却看不惯了，拿腔拿调，说着人话。你听：儿——尽困！儿——尽困！这鸟儿名堂多，占贪睡人的便宜，睡嘛，你是我的儿子你就紧到睡！鸟声清脆，穿过街头巷尾，追随流风，此呼彼应，有抑扬顿挫，有逻辑重音，声情并茂，语重心长。鸟叫声中，炊烟冲出屋顶，飘绕升起，早餐店开门了，香气洒满一条街。收粪的农民拖着悠悠的调子，如声腔浑厚的男中音，把一桩很

臭的买卖吆喝为优美的晨曲。主妇们急忙把盛满秽物的罐子，端到家门口，与收粪农讨价还价。老人故意在晚辈窗前咳嗽，跺脚，提醒恋床的孩子莫再贪睡。晨雾渐渐飘散，朝阳染红了一江春水，白帆“哗啦”一声飞上桅杆，金波跳荡的江面，顿时绽开了一朵朵雪白的莲花。江风鼓起帆篷，浪花四溅，帆船像鸟儿扇动着翅膀凌波而去。于是，叫早鸟急了，提高了嗓门，变换了频率和声调：儿——尽——困——起！

这鸟儿俨然是安居人的爹。

这是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重庆西部安居古城的一个清晨。摇钱树院子。叫早鸟一声接一声催促，催不醒大姑娘周如惠的美梦。姑娘梦见自己从安居码头上船，进入合川，沿嘉陵江顺水而下，到了北碚。江风吹着她飘逸的长发，吹开了缙云山头的云雾，现出了复旦大学的校门。两条金龙踩着急促的鼓点，欢腾起舞。突然，那个人出现在眼前。她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盖过了锣鼓的打击声。他在成都读书，是学生会主席，品学兼优，前途无量，哪个撵到重庆来了？糟了，他一定看出我的心事，晓得我喜欢他了，真是情种，追一个姑娘追了几百里。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脸烧得发烫，急忙偏过头看着脚下，不安地捏着辫子。

“饿惨了哈？”男生走到身边，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另一只手耍魔术一般端出香喷喷的饭菜，在她的鼻尖下旋了一圈，馋得她直流口水。你真坏！她狠狠地瞪着他。男同学笑了，用勺子舀起美味儿，喂她。啊，好吃，比米花糖好吃多了。她夺过勺子往嘴里送，大口大口地吃着。男生温柔地拍着她的背，抱着她骑到龙身上。

周围的同学为他们鼓掌,欢呼。

突然,烟雾散去,男同学穿上了军装,就变得凶巴巴的:下牙咬着上嘴唇,眼睛露出杀气,一把枪闪出刺眼的光。男同学提着枪,转身就走。她追上去,双手死死地抱住他的腰,不要他走。

“打完鬼子,我就回来娶你!”男生解释着,推开她,赶她走。

她哭了,很伤心,这一下哭醒了,就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还在摇她。她不满地哼了一声鼻音,将身子一滚,滚到靠墙处,拖过被子蒙着头,继续困起。

“起床了!”吆喝声非常威猛。

天啊,是婶婶的声音!

婶婶的称呼有个讲究。原来呀,安居古城的细娃儿不好带,幼小的七夭夭折,大的到了十几岁,也被阎王叫走,于是,娃娃们就把亲妈叫成婶婶,或者奶母。这样的称呼是迷惑阎王爷:这娃儿可怜,连亲妈都不要她了,于是,阎王心一软,就把贵手高高抬起。

婶婶叫声威猛,吓得女儿在被窝里发抖。她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又赶紧躲过母亲的目光,像是害怕被看出了心事。

“猫儿不在,耗子翻堂。翻天了,你!”老母亲掀开被子,“啪”的一棍子,打在屁股上。

下手好重,痛得她清醒了。老娘回家了,恁个早,这是不可能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她睁开眼,看着威严的母亲,心里直打鼓。两天前,在沙坪坝,哥哥要求她立即中止学业,马上嫁人,嫁给嫂嫂的表弟,一个叫魏崇廉的生意人。妹妹不愿意,要继续在成都的学业,和那个男生自由恋爱,跟哥哥闹起来。她一赌气,就跑去长途客运站,买了票,回安居了,也不跟正在住院治疗的婶婶说一

声。嫂嫂担心妹妹出事，叫哥哥跟着回来。哥哥还是不松口，要妹妹和魏崇廉见面。她大哭大闹，爬上木楼不下来，趁哥哥不注意，偷偷抱了米花糖和茶食糕点，溜进闺房，闩闭房门，宣布绝食，向哥哥示威。

哥哥以为她闹一闹，就算了。谁知，一天过去了，妹妹没露面。他有些着急，叫妹妹出来吃饭了。妹妹从闺房的门缝窥探，看着哥哥着急的样子，扮着鬼脸，有滋有味儿啃着糕点，任凭哥哥有一声无一声地叫喊。两天过去了，哥哥以为妹妹还是粒米未沾牙，就更慌了，求妹妹吃饭。妹妹舔着手指上的甜味儿，操着一种低缓无力快要断气的声调，说：“你答应我，继续供我读书，让我自由恋爱，我就出来，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哥哥听这声调，心想：妹妹说话都提不起气了，一定面色苍白，站立不稳了，再这样下去，就死人了！正在度蜜月的哥哥，陪不了新娘，搞不定妹子，十万火急搬救兵，给在沙坪坝当宪兵团长的表哥杨罗森打电话，请他立即想办法送姑妈（也是自己的母亲）回安居。

婶婶回来的时候，叫早鸟鸣声正欢。母亲从被窝里掀起儿子，骂：“儿尽困，儿尽困，我儿硬是紧到困。”她揪着儿子的耳朵，喊道：“起床，来客人了，这个贵客叫吕旃蒙，跟你表哥喝过血酒。小吕把你娘送回家，就担水去了，你还不快点起来。”母亲责怪道：“你妹妹想死，你就奈何不了？一个大男人，没得一点纲常，煨不烂煮不熟炖不烂捶不扁，还是军粮处的处长，你那个官儿哪个当得好？去，把门给我拨开！”

儿子得令，急忙穿衣起床，拿着一把菜刀，伸进双扇木门的缝

隙，一点点地拨着门闩，累得腿酸手软、满头汗水之后，门，“吱呀”一声开了。母亲冲进屋去，操起手杖，一声吆喝，惊醒了女儿的白日梦。女儿惊慌不安，坐了起来。母亲怒气正猛，用棍子撬起被子，使劲摔下床，“啪”的一声，一块米花糖掉在地上。老母一看，火气更大了，一脚踏去，还不解恨，抡起棍子，抽在女儿的肩膀上。患关节炎的老太太，动作如此灵活，就像波仑寺护庙的棍僧。周如惠躲闪不开，结结实实挨了两棍，痛得眼冒金星，哭喊连天。

哥哥冲上来，紧紧抱住老母。周如惠趁机溜下床，逃出闺房。

母亲提着棍子追出来，对着女儿的背影骂：“哥哥要你嫁人，你不识好歹，还用饿死来吓他。你想死，吃米花糖做啥子？人小鬼大！”

跑进堂屋，迎面寒风吹来，她穿着贴身的衣裤，冷起受不了，回身拿棉袄吧，肯定还要挨打。就在这犹豫的片刻，母亲的脚步声近了。万分紧急之时，她看见靠背椅上有一件棉军衣拖到了地上，立即奔过去，要抓来穿，却看见母亲的拐杖了，急忙蹲下去，藏身于棉衣和椅子之间，大气儿不敢出。

“死妹崽，你脚杆长，飘得快也。老娘晓得你娃娃藏在屋头的。你给老子出来！”母亲站在靠背椅边上，用手扶着椅子背，语重心长，说：“妈老了，说不准哪天两脚一蹬就跟你爹去了，你也该有个男人照顾你。你看你姐夫，把你姐姐捧在手板心头，稀奇得很。你哥哥性子懦弱，遇到事情拿不准主意，妈给他找了个泼辣的媳妇儿。一个软、一个硬，两口子不犟嘴，又有人出主意，撑起一个家。妈老了，家里的事由你嫂嫂做主。嫂嫂的话就是王法！明天晚上，你给我乖乖地陪魏少爷看戏。你称二两棉花去纺（访）一下，安居

城头和你一般大的姑娘，哪个不是两三个娃儿的妈了？你还不嫁人？”

老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手杖戳着地面，差点戳在女儿脚趾上，吓得她赶紧把脚缩进大衣里。

吕旃蒙担着一挑水，闪闪悠悠，走向灶屋。周耿光急忙上前接住，说：“你是客人，哪个要得嘛，我来担！”他拉住水桶，接过扁担，握住吕旃蒙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周耿光，是杨罗森的表弟。来，堂屋坐！”

靠背椅上的棉军衣是吕旃蒙的。他搀扶大婶回家，几乎是驮着她，走得全身发热，脱下衣服随手挂上，就担水去了。回安居的车上，吕旃蒙有意聊起婚姻自由的话题，劝大婶顺从女儿的心愿，因为，杨罗森有意牵红线，要把表妹介绍给他。杨罗森夸表妹温柔、贤惠、真诚，有文化，优点一大堆，还是安居一枝花，娶她做老婆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吕旃蒙听得心头发痒，恨不得马上见着杨罗森的小表妹。一路颠簸，他殷勤伺候，老人稍不舒服，就停下车来，磨磨蹭蹭回到安居，天就亮了。

当吕旃蒙坐到靠背椅上时，周耿光就端来热茶，搁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小吕，你喝茶，大婶在处理家事，很急。”

“婶婶。”儿子扯扯妈的衣襟，意思是有外人在场，不要说。

母亲一掌打开儿子的手，说道：“小吕不是外人。你去，把你妹儿给我找出来！”

儿子去了，这间屋看看，那间屋瞧瞧，楼上楼下，四处寻找。

老人家感觉累了，就坐在吕旃蒙对面。这是一张八仙桌，半人

高，隔桌子而坐，老眼昏花就看不清对面的人。老人眯起眼睛，望着吕旂蒙，一肚子怨气与怒火。她说：“你给我评评理。我这当妈的哪里错了？我要丫头嫁人，她要饿死自家，急死她妈！她爹走得早，她晓得当妈受的苦吗？她晓得去年子遭水淹，又遇天干，稻谷颗粒未收，皇粮一颗也不少吗？她晓得这样费，那样费多得很吗？这些年，下江地区被日本人占了，摇钱树院子一直在帮助逃难的同胞，家底已经耗尽了。她晓得个屁，不当家不知盐米贵！哥哥成了家，养婆娘，生娃儿，哪里还有钱供她上学？大媳妇介绍她的表弟魏崇廉，给我当女婿，是亲上加亲。小魏跟军队做生意，支持打日本，好得很嘛。这个死妹崽，她还要反对！”

周如惠感觉有一股血往头上涌，要抓住嫂子，给她几耳巴子。不要我读书，情有可原，可是，我终身的幸福，你就做主了？你是啥子东西？还有这个小吕，母亲为何如此信任他？突然，她打了一个冷噤，就伸手取军衣，取不动，就使劲拉。

吕旂蒙感觉有人扯衣服，回头一看，衣服在动。他提起衣领，突然看见一双黑洞洞的眼睛。四目对视，都大吃一惊。就这一瞥，他知道是谁了。杨罗森的话一点不假，这姑娘虽然蜷缩着，脸上冷出了鸡皮疙瘩，却依然美丽无比，真是看一眼就会记一辈子。他动心了，身上顿时涌起英雄救美的豪气，便伸出手，把军衣从椅子背上推下去。

“小吕，大婶问你话呢。”

吕旂蒙赶紧说：“大婶，您为女儿操心劳神，我要是有您这样的妈，睡着了都要笑醒。女儿呢，有时候不懂当娘的心意，您不要急嘛。您给她点时间，她会明白的。我的想法呢，如果说错了，大婶

您批评。我觉得当娘的呢，也要理解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这也有道理。您老人家想想看，连男人的面都没见过，姑娘就要嫁给他，那个男人是瞎子、聋子哪个办？不是害了姑娘吗？”

这个小吕是好人！周如惠姑娘裹着大棉衣，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小吕，婚姻大事，乱来不得哟，哪朝哪代都得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吕旃蒙颤抖了一下，觉得身上冷了。

“你冷吗？你的棉衣呢？”

“不冷，棉衣在车上。”

“快些去穿起，春天要穿厚点，莫凉到了。”

“我还喝两口茶。”

“你看你这娃儿，出门在外，没娘疼。我的死妹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婶，妹儿没找到。”周耿光无奈地走了出来，见小吕衣服单薄，问：“你冷吗？等到，我找一件来。”

“大婶，我回军校去了。”

周如惠急了，伸手戳他的背。他偏头一看，做了个鬼脸。

“不许走！累了你一夜，哪个都要吃了晌午饭走。我去安排一下。”说着，老人进屋去了。

周如惠站起身来，棉衣笼到脚上，很是滑稽。她羞红了脸，笑着，偏过头，向吕旃蒙拱手施礼，突然却愁锁双眉，“哪个办咯？”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良策。

姑娘楚楚动人，深深打动了吕旃蒙的心。他给她支招，说：“你先答应嘛，不要硬来。你去见面，可以带个‘灯泡’去噻，还有，看戏

的人很多，你就扯谎噻，说挤不进去。”

姑娘兴奋了，差点跳起来。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之时，天上掉下来个好军师。她跷起大拇指，笑道：“高招！谢谢！”姑娘深鞠一躬，眸子闪过一道电光，吕旃蒙的心咚咚地响起来。

午饭后，送走吕旃蒙，母亲拿出一个布包，丢给女儿，说：“你嫂嫂叫我给你，是一件旗袍，她的表弟魏崇廉送你的，你穿起见他。婚姻的事，就这样定了，你敢不听话！”母亲把木棍在地上狠狠地戳了几下，戳出一种威吓。

周如惠拿过旗袍，就依计行事，找“灯泡”去了。她的闺蜜贺德媛，在情场上打过滚，对付男人办法多多。

一路小跑，跑过后河沟，她敲开闺蜜家门，急切地说道：“姐姐，快救我！”她气喘吁吁，抖抖颤颤，说了原委。贺德媛一听，哈哈大笑，调侃道：“你高兴昏了，来给我报喜？”

“人家急死了，你还取笑？”

“出嫁的女儿哭是笑。”

“你不要这样子嘛，我是真的急也。”

“急着进洞房？跟他睡觉？”

“讨厌死了！”周如惠伸出手来，说，“我撕烂你的嘴。”

贺德媛举起双手，说：“投降，我投降！我问你，不想嫁人，你想做啥子？”

“我就想回成都读书。哎，说句实话，我心中有人了，是我的同学，他一直在追我，可惜我一直逃避。他品学双优，是个美男子，家境也好。”周如惠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想和他自由恋爱，可是，

我做不了自己的主。唉——你说，人为啥子要结婚？烦死了。”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想找个男人，马上就嫁。有男人真好，有人疼，有人爱。妹妹，你沾过男人，死活都不想离开了。”

“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我是真不愿意。我也不敢拒绝，我怕我娘伤心，况且，我娘恶得很。”如惠扯开衣领，露出肩上的血痕，眼泪滚珠子一样下来。

贺德媛心痛了，拉着妹妹的手，问：“哪个帮你？”

“陪我。包厢里头黑黢黢的，就只有我跟他两个坐在里头，我怕。还有，这件旗袍，我不想穿。”

贺德媛展开旗袍一看，连声道：“漂亮！漂亮！”她扭着腰肢，走到镜子面前，脱下外衣，穿上身来，转动着身子，两眼闪着兴奋的光。她说：“街上在选圣女哟，我穿上它，说不定就被选上了。我成了安居第一美人，你莫打失悔。”

“不稀罕！”周如惠说。

“那就谢谢了！”贺德媛抱着闺蜜，吻着她的脸，欢快地跳着。她说：“为了妹妹，姐姐就去当灯泡，可是，姐姐也有顾虑：你的男人想动手动脚摸你亲你，却不敢行动，姐姐我嘛，既沾霉气，又遭埋怨？”

“不去算了！”周如惠气鼓膨胀，眉毛一横，猛一转身，跑出门去。

“说起要的，我陪你去！”贺德媛急忙追出门去，说。

再见闺蜜，周如惠还是惊得目瞪口呆：贺德媛穿着那件红色旗袍，胸部挺，屁股翘，裙摆开衩，腿部闪着狐媚的雪光。